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

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乃有事也天下本无事已丑課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

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　先甲後甲者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葢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

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並易傳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

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

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又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雍曰甲庚之說自古失之甚至於論及辛丁為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最為得也且蠱者事也事之壞弊者也故傳曰皿蟲為蠱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

而不留也故亂則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
是以蠱為已弊而大亨居前勢甚易為也利涉大
川言其有為之易也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
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特言其易於有為也觀易
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過
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
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
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新

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為蠱也以言乎治則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為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為蠱之反而蠱為治之反二者之象無於先甲後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即蠱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

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蠱之為卦取事為諭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无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至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為蠱所壞則必不修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為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

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息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逼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

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為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易說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元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

能使尊畀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終則有始者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憂患内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巽而止待能之時也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爲之倡是故先甲三日以𢇁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爲事之倡法一作治　並易說

藍田吕氏曰蠱治壞者也蠱之所治可治而不可

革之事也故爻辭皆以父母為言成卦之義取巽而止巽則因故而脩之止則幹蠱而使不壞治壞者不喪其本而能通於天下乃可治也故蠱元亨甲者令行之始先甲三日議是令也後甲三日申是令也蠱壞之世一有所治先之後之如是之慎所以俾勿壞也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癸號施令者不可

以狥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於未然故能致治於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　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

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盖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咈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為之其易邪如欲以發强剛毅勇於作為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棼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

不足與有為巽而止无健行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欂櫨居楔各安所施而不易其處則庶乎其茍完矣動而紛更之則腐者敗傾者覆不可復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為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

蕩蕩无綱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而已初非有為也其卒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既治而往有事之謂也既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文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否泰反其類者也而蠱之於泰亦有相循之義焉然泰之道大蠱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之後先蠱而後否聖人圖難於其易為

大於其細是以有治蠱之道使不至於否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蠱之極而治之則有治无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蠱之時事為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言其命亂於蠱言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於蠱弊之時未甞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天下可運諸

掌也觀傅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也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蠱之道特在於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蓋元創業垂統之多難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甲圖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虞曰謂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

成離離為日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
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
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為始坤為終
故終則有始乾為天震為行故天行也圖說 又曰
春秋傳秦醫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尚書大傳曰乃命五
史以書五帝之蠱事雜卦曰蠱則飭也則蠱非訓
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泰初九之剛上而為艮上

六之柔下而為巽剛上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予違也上亦因是止而不復有為則禍亂之萌乃伏於已治之中遂頹靡而不振亦何異於皿蟲穀飛男惑山落之類哉故曰剛上柔下巽而止蠱此以泰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在乎上下之志交而元亨則天下復治矣泰初九始也始而動剛柔相易而亨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始而亨者也兑為澤決之為川初九越

兊成艮艮為指利涉大川也初九犯難顧望而不
為蠱不可得而治矣上下志交動以濟大難往事
于蠱也巽為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此
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終則有始
无非事者聖人於蠱巽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
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
則更始往來不窮以日言之春分旦出於甲秋分
暮入於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震納庚十五成乾

乾納甲三十日成坤滅藏於癸復為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蠱事之壞也巽行事也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其始先甲三日圖其始也蠱一變大畜乾納甲再變賁離為日乾三爻在先先甲三日也三變頤四變噬嗑離為日五變无妄乾納甲乾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先甲者先其事而究其所以然後甲者後其事而慮其將然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

一日二日至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久而可行圖始者至矣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嘗討弑君之賊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治蠱之道也不曰乾行者周而復始也納甲之說乾納甲子甲寅甲辰而壬在其中納壬午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矣坤納乙癸亦然易衍曰後之治蠱者不明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夫

蠱言先甲後甲於彖巽言先庚後庚於九五一爻何也曰蠱者巽九五之變也上剛下柔巽而止所以為蠱也巽則九五位乎中正事有過中而當變更則更之而適於中蠱何由生乎明此九五之功也以卦氣言之三月卦故太玄準以務事易傳

新安朱氏曰蠱剛上而柔下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元亨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

始天運然也 本義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得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柱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文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

相併便是積蓄到那壞爛的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問蠱卦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

巽而上茍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
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
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
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彖
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
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
巽而上茍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
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

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

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出去拆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畏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則是

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

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强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胷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雖羣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无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

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

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

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

臆度易說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

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它

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吳本作治己治人劉絢所錄須

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顯道所錄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易傳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風振動草木使之有成者也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振民為先振民以育德為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

騋牝三千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窪則盈弊則新者事也弊不新成則无弊无新不成不敗也以此御彼則君子之所患聖人有不患也春秋傳曰於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為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壞也放勲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則當斯時也其振德之者固必有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女惑男風落山為蠱女從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壞也故必有振德之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為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為山矣所謂天今弊而為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為山風之事矣道弊於事大弊於小君子弊於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於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

於頽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木之氣山百物之所阜生木氣動揺於土石之下陽升風鼓草木敷榮飾蠱之象黄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傳言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風也君子體之於民也振作之使不倦將振作之則自育其德德日進則民德生矣震動在外振民也兊澤在内育德也育德者

振民之本史言風落山取女說男蠱之象此言飭蠱之象故取象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本義　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語錄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

亂若无震蕩動揺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

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已无益於人即有害於已有害於人易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

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隂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一字而有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意承考也者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

无咎之地常懐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易說

藍田吕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不敢避也過則殘忍不及則不勝其任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初

六處蠱之初始往治之勝子之任卒乎有成乃可无咎然子治父事已為之首厲也以柔巽成之終吉也

廣平游氏曰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以柔巽為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為有子況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邪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

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夫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然後為孝故厲乃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蠱非創始之事葢嘗作之而弊者弊

而改為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葢承父已基之事又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況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无罪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坤

子來居父之位父往而其事不正咎也有子幹之考可以无咎矣厲危也子居父之位以事之不正為危厲之道則變而之正於考為无咎於己為終吉堪任其事者也故曰有子然變其事而之正无乃改父之道乎曰柔巽者子承考之意也變其事而之正致其考於无咎者子幹父之蠱也巽柔而已陷父於有咎而不恤焉豈考之意哉故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承之則變其事可也變其事者時

有損益不可盡承所以從道也孝子生也諭父母於道及其沒也以意承考事死如事生之道也貞事之幹也幹父之蠱則初六變而正矣意者中心之所欲也坤為中巽柔坤也故曰意易傳

新安朱氏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

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本義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仔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

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易說 又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己丑課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

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毋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隂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成之為

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黄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得中道也者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中用巽以剛繫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子幹母事者也執不知變賊恩之大委而不幹不孝也幹而賊恩亦不

孝也有中道存焉惟君子能之

廣平游氏曰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悅服彼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之質止乎上二以剛明之才應乎内幹母之蠱也幹母之蠱門内之治恩掩

義故不可正正之則有不勝其責者故子之克家包蒙納婦而後吉臣之事君亦如是而已茍人君无剛健之才輔之以大有為之事鮮克濟矣齊王問好貨好貨好色孟子務引之當道而已不逆其欲也貨色非人君所宜好也一以義正之則齊王不勝其責矣故孟子之言如此夫謂吾君不能是不敬其君也故以幹母之蠱明之知此其知所以事君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蠱之柔在内事之所以起剛在上蠱之所以飭也不任其剛而柔以濟之不狥其内而剛以制之此有其事而有其治所以終至於无事也以斯道處斯時所謂元亨者也况九二幹母之蠱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隂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隂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强之才而幹隂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强以盡用其

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
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為力適中足矣不可過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居尊位母也以陰居陽處之不當
事之蠱也九二巽為子應五而處內幹母之蠱者
也坤陰柔為難輔處之不當則當正然正之則剛
或至於傷恩不正之則致母於有咎故不可貞言
巽而動優柔不迫得中道則善矣事柔弱之君亦

然易傳曰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不失其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黄堯舜之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壊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本義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語錄

東萊吕氏曰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

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葢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易說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旡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旡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旡大咎也葢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旡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治事過中者也故小有悔然體本於巽卒於能任故无大咎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為正九三剛過中於子職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耳固

不必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於變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於大悔終无咎者蓋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宣王之詩有箴規是為小有悔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處位不當父之蠱也九三重剛幹父之蠱而剛過中者也剛過動則小有悔然无大咎者雖過而正也三下卦之終故又曰終无咎

夫无大咎未免小有咎聖人以謂終无咎以其體巽也易觧曰不應上子之能爭而不能從其父令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

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到者元一入得道理易說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

尋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寛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太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純柔為用其才不足

以治蠱壞姑能寛裕之而已茍於順從不勝子職妾婦之道无往而得益吝道也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蠱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不可裕於父裕父之蠱則往宜見吝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

止耳亦无太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之才猶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為難也裕父非幹也能因其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葢才力太柔未可往故也繼體守文之治似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蠱寬裕自守而已裕父之蠱者諸爻以剛為幹蠱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之動曰幹六四曰裕者不剛也

不能動也吝者安其位而不能往動成離離目為見故往見吝初六應之牽於下亦不得往矣故曰往未得也漢之元帝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本義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

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説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寛裕无事莫大叚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

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語錄

東萊吕氏曰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寛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隂居隂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寛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易說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隂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

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茍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承以德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四以姑息事其親六五以德事其親以姑息事者茍安於一時而親卒受其弊用譽者也以德事者柔不失中全其良貴起敬起孝使親不離於令名用譽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為之才酌先祖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譽非過矯以近名也承以德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居尊位尚柔下應九二二與之體兊兊為口譽之象也二易五柔成剛其德中正上

承上九幹父之蠱用譽也以徳承父下之服從者衆以是去蠱用力不勞則幹父之蠱莫善於用譽矣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為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子以幹之也必曰承以徳者譽謂徳譽非虛譽也隋煬以儉聞以奢敗虛譽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徳以此幹

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文求意者有求意於文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葢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陽剛之才若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易說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繫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

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力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高而无位以剛居之遠於事而不屈者也事君人者事是君以為容悅者也不事王侯則非事君人者雖非事人然尊敬其事不敢慢也斯人也其事道者與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內非幹蠱之任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方女之惑男風之落山風俗之弊日入於大壞而不能振也故於斯時豈無道以興起之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亷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

也故於蠱也始以柔巽而將之又以剛中而制之終至於教不足以率之刑不足以禁之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非獨於斯時也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聞之者又豈止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已邪此許由務光見取於唐虞蓋有時而尚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髙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雖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非故為異也救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興道不

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為行不同而同歸於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蠱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為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舍本源循末流風俗鄙陋委靡而不振去道日已遠矣此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為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為高哉蓋必有其道焉非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方蠱之時大道不明王

侯之賢者知趨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為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欲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盡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於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於幹蠱非夫人孰能振之蠱之上九既无絶物之過又

无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為法於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為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蓧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為我无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為高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為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為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也歟易於否有彙貞之君子在蠱有不

事王侯之士其道不同不可同論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蠱之終有不事者上九自巽往於外處蠱之上而不當位巽為事為高尚上也五王四侯三公位上執剛不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自臺輿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貴之謂其志於三三无應則去之不累於物其志為可則也

易傳曰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本義　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斡个甚麽　問上九不事王侯髙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髙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上九不事王侯髙尚其事人須是辨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易說　又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溺之志不可則己丑課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賔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兌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

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通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易傳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

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葢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孼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易傳並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周行己錄

橫渠先生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

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葢臨為大而所臨者小故也元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於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葢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

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日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為一月故後世為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別言之亦合言之其義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臨八月有凶圖說先儒論八月不同孔穎達從建丑至建申褚氏從建寅至建酉何氏王昭素胡旦從建子至建未考陰陽消息之理二

陽生則剛長二陰生則柔長剛長則君子之道息小人之道消柔長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息易舉消息之理以明吉凶之道以建子至建未為正又曰鄭康成虞翻以八月為遯荀爽蜀才以八月為否當從鄭虞文王繫卦辭周月始建子臨丑月卦也自子數之丑為二月至於未為八月遯未月卦也劉牧曰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又引卦略曰臨剛長則柔微遯柔長故剛遯易傳亦然並圖說

新安朱氏曰臨進而淩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兊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本義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先生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
坤和説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
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
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
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説説乃和也夬彖云决而和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
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

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復陽始生也五陰在上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故動而以順行朋來乃无咎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暴為之也

剛方長之時恃剛以臨之則勝復作而亂之所由生也故說而順剛中而應臨之所以大亨以正也夫說而順合二體言之也剛中而應以九二之才言之也而臨之大亨以正此葢天之道非人所能為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自臨至遯凡八月也遯二陰也以二陽進而為泰則二陰進而為否可知矣故言八月有凶知其消不久也夫陰陽之往來相為屈伸葢天地常然之理不能相无也故雖治世

不能絶之使无小人君子能於幾微之際預為之防而已夫姤陰始生也而初爻曰繫于金柅葢柅之使无行也至於二陰浸而長則必至於否矣尚如之何哉有遯而已矣故言八月有凶欲其預為之防也非夫知微知彰其孰能與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之彖言之二陽之生為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九九二二爻言也自内外二卦之彖言之則曰說

而順自九二成卦之文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故泰中有復否中有傾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辨蚤而思其亡之戒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剛自復浸浸以長大而後有臨一氣不頓進兊為澤三四五進而不已浸長也臨以大臨小其進非一日而大大則小者自順此臨之時

也故曰臨兊說坤順說而順其民也九二剛中六五應乎外則說而順者非茍說之順乎理也臨之道成而大亨矣然其端始於復之初九剛反動於初正也浸長而之九二大者亨以正故亨造端不正其能大亨乎此臨之道也夫天之道剛始於子進而至臨又進而至泰然後萬物通亦以正也故曰元亨利貞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之道言乾也至于八月有凶戒進之不

已也陰陽消長循環无窮自子至未八月而二陰長陰長陽衰其卦為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以久不直曰凶者有凶之道聖人闗小人闢君子凶未必至范長生以八月為否誤也周正建子劉牧曰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卦略曰臨剛長則柔微柔長故剛遯是也臨在復泰之中方長而戒之不俟乎極也故堯舜禹三聖人相戒必於臨民之初過此則无及已在卦氣為十二月故太玄準之

以狩易傳　又曰遯臨卦義不同何氏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褚氏自建寅至酉為八月孔氏以建丑至否卦為八月劉氏云若從建子則卦辭當在復卦之下否之六三當消泰之九三又與臨卦之九二不應今以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則於義為得則是劉氏取何氏之説而條達之也　又曰臨彖曰浸而長遯彖亦曰浸而長二卦之爻相偶而彖辭皆有隂陽消長之義又王氏卦略云臨剛

長則柔微遯柔長故剛遯故伊川亦用此說並說叢

新安朱氏曰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卦名說而順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大亨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至于八月有凶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本義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无所臨却還

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教臨有敦厚之意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説前説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説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説孰長先生曰前説是周正八月後説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間爾䷒臨䷓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豕剛浸而長至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

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逺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葢只是反掌閒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易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伊川先生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

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易傳

藍田呂氏曰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又卑於地為地所臨臨之義至於地臨澤盡矣地廣无窮故澤能容物而不辭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

容庇之而已此坤澤之象也教而稽其弊故无窮

容保之无遠邇之異故无疆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

以及物為功故澤為説也猶坎之水在上為雲在

下為雨在地為水具三者之義斯為坎矣坎之為

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已及其為澤皆兊之

功也然其道亦相須焉此坎為險而兊為説之意

也觀雲雷為屯雷雨作解澤地為萃地澤為臨則

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德也君子法之以教思无窮充澤之利也保民无疆充地之容也不如是則不能大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天下之至柔也以土制水宜若易者然迫之以險隘奔潰四出壞之而後已居之以寬大則畜而為澤矣君子之於民也亦然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親之以教教无窮也是以忘有盡之

埶思无窮之教教思无窮則待之非一日也故包容之保有之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三代之民不忘乎先王之澤者教之也三代而下一決則横流而不可復者臨之以埶也說卦以坎為盗兊為少女大象以澤為民何也曰善保之則吾民也坎非坤衆能為盗乎易傳曰无窮至誠无斁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

事教之无窮者兊也容之无疆者坤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易說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

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臨為剛長己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浸而長其勢足以有臨矣而上下感應以相與咸臨也初與四皆居得其正故正吉夫剛方長益以大臨小之時也然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初在下屈已以應上亦志行正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雍曰咸感也感之而應也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他求焉可謂行正之君子也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具與求之義者蓋臨

者求也臨之者與也董闞求也大觀與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以大臨小者臨之道以上臨下者臨之位故諸爻位以上為臨五者臨之尊位也初九六五非應也初處下而說五自應之初兌體之五成艮山澤相感之象咸徧感也无心相感也故曰咸臨初九正正其始也初與四為正應然六四不正五感之動而上行則正位以臨其民而萬物正矣舜德升聞豈有心乎有心則凶不正亦凶故曰

貞吉初九其始正者非一日也古之人正其心及感之而動舉斯心以加諸彼志行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本義

東萊吕氏曰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葢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葢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易說

又曰臨初感於四也而曰志行正二感於五者

而曰未順命則下之事上可知矣己丑課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先生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

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葢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易說〕

廣平游氏曰君倡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

事矣故象以為未順命至於為上為德而君臣一道則上之所倡豈終不和耶故以未順言之 咸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應而无私意也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猶言未占有孚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浸長而上應六五中順之君所謂說而順剛中而應也故吉无不利然九二以剛中之德而位乎下位雖君臣以德則子事我者

也故欲有謀焉則就之召之則不往未順命也未者非遽然之辭學然後臣之終則順命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故曰咸臨也方剛浸而長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何事於感而行未順命者言君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有應為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在已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

利矣未順命者有猷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蓋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故舜之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九二未以順命為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有剛中之德而應五動而正吉无不利无心於臨五自感之二之五成艮澤山象也故亦曰咸臨九居二有不利然處下而說曰吉无

不利者以未順命也九二待時者乎二至四有伏巽巽為命坤順也易傳曰未者非遽然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亦非遽然之也夫初九有應而不應九二有應而未順君子之樂王天下有不與存焉臨非君子之所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未順命也未詳並本義　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

如何先生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强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别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易說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隂柔而説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説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説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兊性既説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説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隂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説乘剛故甘邪説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庶可免咎易説

藍田吕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下臨二陽位既不當又非正應下剛長上逼所不賓而苟説以從之未見其所以利也憂剛之長雖説不邪庶乎其无咎矣

龜山楊氏曰柔不中正居説之極甘臨也以姑息臨下而不以德无往而利矣易説

白雲郭氏曰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咎不長者憂則其咎不能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有臨人之位而无臨人之德柔不當位以口說人甘臨也若當位則不言而信何俟於說人哉子朝之文辭新室之姦言內不足也

處則不當之上則不應无攸利也雖甘臨能无咎

乎陽浸長自下進宜憂也六三知處不當位能下

九二之賢降尊接畀二三相易成坎坎為加憂陰

陽失位既憂之又加憂則正正則无咎夫咎豈長

哉在我而已二至四有伏巽巽為長二三相易巽

變坎故曰既憂之咎不長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説

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

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易說　又曰外求不若内求己丑課程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

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順應正一作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居臨之世不尚以剛四以陰居陰以柔臨下臨道至矣德位咸當可以无咎

廣平游氏曰臨之六四為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為臨也可名於至矣然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感

四以至柔臨之以至柔臨至剛无乖爭之變是為至臨然位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臨以大臨小四居下之上為五所任而比於下得君而近民者也臨道尚近臨之至也以陰處四為得正體坤為處順與初相應為下賢得君近民而又兼此三者所以无咎此无他位正德當也故曰至臨无咎位當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四臨道尚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易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

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順命行中天子之宜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尊守中以柔臨下君佚臣勞夫何為哉知臨之道大君之所宜也

龜山楊氏曰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人君之聰明憲天而已非以小智自私也故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舜所以為大知也歟人君之知孰過於是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臨人之道知柔以臨之无剛以

制之不可也知剛以制之无柔以接之不可也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惟六五能盡之矣故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知柔知剛者也方剛長之世而接之以柔知天道之行戒之以厲知微知彰者也故萬夫之望宜以君臨者也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其是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往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葢不足以為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脩道之為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皆行中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兼天下之明而不自用者知也五處尊位虛中而納二九二相易成坎坎為水内景知也兼九二之明而不自用其明陽為大此大君用天下之明以臨天下於臨之義為宜相易而正正則吉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所謂大君之宜者行

中之謂也二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下行上下相交五兼二而用之上下行中道也不交則明何由生義何由明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王弼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易說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

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參用衆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易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

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無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順則无所違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柔居尊其體至順貴而无位不與下爭剛浸而長柔不忌剛以敦厚臨物者也

剛長害柔吉乃无咎

龜山楊氏曰上六以陰柔居上卦之上而无應於內處順之極不以勢臨下而志在於從剛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吉然柔不當位宜有咎也以其吉故无咎易說

焦山郭氏曰上六敦臨之道其盡臨之所以為臨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感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

者葢二陽方進爲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髙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於君子而薄於小人德之盛者也其有敦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臨之極極則窮變而通之其敦臨乎上與二非正應而隂必求陽志在乎内者處臨之極非内有賢人之助不能資其臨下之道尊賢取善以剛益柔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坤厚也二

之上成艮為篤實厚而篤實敦之象六正則吉无咎上二相易而曰吉曰无咎者得九二之助然後上安其位臨道不窮安其位所謂吉不窮所謂无咎故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易傳曰臨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以其敦厚於順剛則无咎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无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

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内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

此亦敦臨之意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三